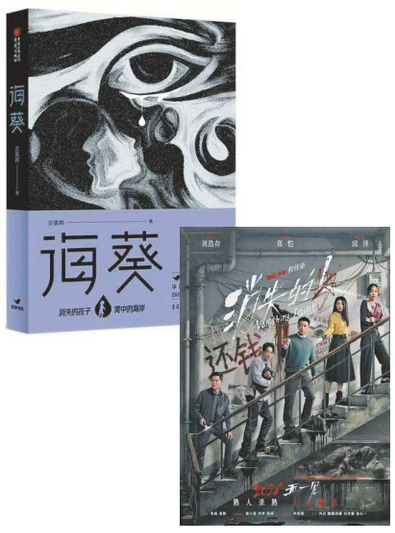
从《海葵》到《消失的人》

一部悬疑小说的山城还乡记



作者简介:

贝客邦,1981年生,浙江海盐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悬疑小说家。已出版长篇小说《海葵》《轮回前的告别》《冬至前夜》《白鸟坠入密林》等,多部作品售出影视改编权,其中,根据《海葵》改编的剧集《消失的孩子》于2022年8月播出,累计收获逾9亿播放量;根据《海葵》改编的电影《消失的人》于2026年5月1日上映。贝客邦曾获豆瓣阅读小雅奖最佳作者、豆瓣阅读征文大赛首奖。小说《白鸟坠入密林》获得第十一届春风悦读榜"春风新人奖"、第五届"全民阅读·书店之选"文学类十佳作品、入围第六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长名单。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聂晶

2019年4月,一个关于"孩子消失在楼梯间"的故事开始在豆瓣阅读上连载。作者贝客邦——彼时还是一位刚完成"中年变法"的前动画师大概不会想到,这个源于自己初为人父时焦虑念头的小说,会在7年后以另一种形态回到另一座城市,并在这里完成一次意味深长的"文学还乡"。

2026年电影五一档,根据《海葵》改编的电影《消失的人》拿下档期冠军,目前票房已近4亿元。银幕上,郑恺、刘浩存穿梭于重庆老社区的逼仄楼道间;银幕外,那本由重庆出版社推出的原著小说《海葵》再度成为热门读物。这场双向奔赴,不仅是一部悬疑IP的成功改编,更让重庆的城市气质与文学书写深度交融。

一部渝版悬疑小说的诞生

《海葵》的起点很小,小到只是一栋普通居民楼的楼梯间。冬至清晨,9岁男孩杨莫凭空消失;同一栋楼里,落魄赌徒袁午在父亲猝死后选择藏匿遗体;独居女房东林楚萍则在恐惧中独自寻找曾侵犯自己的凶手。三条线索犹如三股暗流,在日常生活的平静之下交汇、撞击,最终掀开一个关于原生家庭之殇与人性异化的残酷真相。

贝客邦用极具画面感的笔触,将学区房焦虑、中年危机、独居女性安全等社会痛点编织进悬念丛生的叙事中。书名"海葵",隐喻的是那个外表无害、实则暗藏毒素与触手的恶童——一个在情感缺失中逐渐进化出惊人操控力的悲剧形象。

这样一部扎实之作,在连载阶段就引起了重庆出版社的注意。"《海葵》是一部带有'重诡计'色彩的本格推理小说,同时又兼具社会派推理的风格。"重庆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这恰好是我们当时重点想要开拓和布局的选题方向。"

更打动出版社的,是作者贝客邦"生活流悬疑"的写法。他将学区房压力、中年危机、丧偶式育儿以及独居女性安全等现实痛点,巧妙地植根于悬疑案件之中。这不仅让读者在解谜过程中获得阅读快感,更能引发大众对社会痛点的广泛关注。在出版社看来,这既是文学的魅力,也是出版人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就这样,2021年3月,这部由浙江籍作家创作、重庆出版社推出的悬疑力作正式面世了。

影像重构让故事"扎根"重庆

从文字到影像,《海葵》经历了两次改编。2022年的剧版《消失的孩子》以细腻的家庭情感刻画,收获了超10亿播放量;2026年的电影版《消失的人》,则做出了一个更具冒险精神的选择——导演程伟豪将故事背景从那个"大江南北哪里都可以"的泛化空间,具体落地到了重庆。

在贝客邦看来,电影版和剧版就像是同一个人穿上了不同的衣服,化了不同的妆,气质上的区别是很大的。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具体来说,电影版在氛围和基调上更接近小说,阴冷、凝重、急促;剧版则更突出家庭主题。因为我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看过小说了,电影的一些细节让我回想起自己当时在写作过程中的思考和处理方式,感觉很奇妙。"

"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场域其实很小,它甚至并不受限于城市一级的地理范围。"贝客邦在谈及这次空间转换时说,"影片将其具体到重庆,其中的城市特色确实很贴合盘根错节的剧情。"

重庆高度垂直化的魔幻地景,错落有致的老旧小区,纵横交错的梯巷,都成为天然的"悬疑布景"——影片超过80%的重要戏份在重庆永川完成,从海棠苑安置房小区的实景外景,到永川科技片场内搭建的"三层家庭"核心布景,山城纵深的空间感与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完美契合了小说中盘根错节的悬疑氛围,更强化了故事的压迫感与神秘感。

更精妙的是方言的使用。电影中,演员们说着各具特色的语音语调——男孩母亲一口地道的方言,将人物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父亲与邻家女孩说着带有川渝口音的普通话;年轻人之间则是标准的普通话;而作为外来者的严午父子,在家里说着自己故乡的方言。这种多元的方言运用,让角色形象愈发立体,让故事的烟火气愈发浓郁。

文学与城市相互成就

随着电影《消失的人》的热映,渝版图书《海葵》再次热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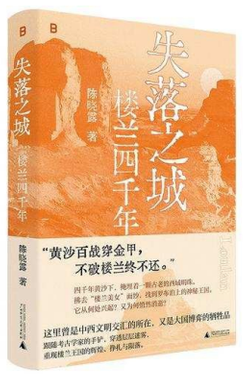
这部由重庆出版社于2021年出版的作品,在5年后依然能凭借影视改编焕发新生,背后离不开出版社的长远布局与用心培育。从发掘新人作家、打磨作品细节,到借力影视热度、推动作品传播,重庆出版社始终将传播重庆地域文化、赓续城市文脉作为重要使命。"我们策划所有类型的选题时,重庆元素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参考指标。"该社相关负责人这样说。

文学与一座城市之间的缘分,也许就是在传播的链条中缓慢浮现的。在中国文学与城市相互成就的版图上,还有许多故事正在以相似的方式被讲述。比如,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5月10日起在央视等平台热播。这部由陕西镇安籍作家陈彦创作、以秦腔名伶半生浮沉为主线的作品,瞬间点燃了作者故乡小镇的观看热潮。而在西安,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作为《主角》的核心取景地,已将工业遗址改造为沉浸式片场,吸引着游客在此当一回"主演"。从小说到话剧、从荧屏到实景,《主角》IP拉动了"文学陕军""影视陕军""戏剧陕军"的全链条共振。

正如从《海葵》到《消失的人》,这部悬疑小说的"还乡",从来不是简单的地域绑定,而是文学与地域的相互成就、相互赋能。当文学作品跃上银幕,城市便不再仅仅是故事的发生地,而成为连接文字与影像、作者与观众的情感纽带。陕西依托《主角》等作品在文学IP转化上的探索,也为重庆提供了值得揣摩的生动参照。

抵达更真实的楼兰

——《失落之城:楼兰四千年》读后



■杨雅涵

楼兰,一个被太多诗句与想象反复"抵达",却始终未被真正进入的名字。世人往往远望它模糊的轮廓,便提笔抒怀、寄意遥思,但真正俯下身,在风沙中一寸寸辨认文明痕迹的人,少之又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陈晓露的新作《失落之城:楼兰四千年》,正是这样一种俯身之作。她拨开八面风沙,引领我们完成了一场穿越四千年的精神抵达。

市面上关于楼兰的读物,要么艰涩难懂,要么通俗却难保真实。为回应大众的历史追问,深耕楼兰考古数十年的陈晓露,跳出晦涩的学术书写范式,以深入浅出的笔法,转动历史的多棱镜,呈现楼兰的多重面貌:那是盛唐诗域中被豪情浇筑的边塞,是考古铲一寸寸剥离、一点点重现的失落古城,更是被驼峰托起、连贯东西的核心枢纽……在她的笔下,楼兰得以挣脱那个朦胧空洞的文化符号。

跟随陈晓露的笔触,我们首先抵达"情感深处的楼兰"。中国人在"楼兰"二字上投射了极为复杂的文化情感,历史荣光、文学豪情与民族认同在其中不断交织。

楼兰,本是汉代罗布泊西岸的一个西域小国。当驼铃摇碎大漠寂静,丝绸连缀成万里通途,地处要塞的楼兰便成为汉匈两大势力博弈的前哨,这也是后世凝望楼兰的缘起。至盛唐时,楼兰与英雄誓言融为一体——"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此时的楼兰几乎成了西域的代名词,它象征着雄浑、壮志与家国情怀。其后,风沙湮没城邦,文人将怅惘谱成绝唱。而千年之后"小河公主"的考古发掘,为苍凉大漠注入了温度。她眼眸轻阖,我们却读懂了一段触动人心的生命故事,窥见了豪情之外的楼兰柔情。

陈晓露将这些经典叙事巧妙串联,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得以梳理集体记忆,让那份跨越千里、千年的牵念有了清晰的脉络。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教授所言:"中国人需要弥补楼兰的情感,却找不到路径。"而这本书正是陈晓露在情感与真实之间架起的桥梁,让每一位读者都能从容抵达楼兰。

待那些缥缈的历史想象沉淀,接下来我们抵达"考古学家的楼兰"。如果说诗人笔下的楼兰是浪漫的、符号化的,那么考古学家面对的楼兰,则是具体而艰难的。陈晓露曾在演讲中坦言,她在荒漠的风沙中"找了一座又一座,皆不是"。交织着挫败与执着的真实心境,让我们读懂了考古学家的决心——或许,这是一种中国学者想要自己讲述楼兰的决心。

我们不得不承认,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外国人在书写楼兰考古史。1900年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后,斯坦因、橘瑞超等相继涌入,中国考古在这里一度陷入"失语"的尴尬。而作者在书中,以大量一手考古资料、实地考察经历为基础,详细讲述了中国学者如何奋力发声:从王国维的有力论断、黄文弼的史学情结,到王炳华因战士一句闲谈、徒步4天发现太阳墓,再到由中国学者主导的科学考古学系统地建立起来……一代代考古人踏沙而行、栉风沐雨的坚韧,令人动容。

考古讲究"透物见人",即凭借实物证据构建真实的历史世界。陈晓露曾说:"我们做的工作,好像就是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打捞那些一点点的碎片。"这个比方很浪漫,但打捞物证的过程无疑是繁琐、艰苦的。在这本书中,她一一指出那些微小碎片在宏大历史拼图中的准确位置,一切由此变得生动无比——绛毛织物上色泽艳丽典雅的石榴,让我们窥见楼兰古国的饮食生活;流沙坠简上出现的"玫瑰"字样,证明书写者对汉文化的熟稔;色彩斑斓的罗马搅胎玻璃珠,则映现出丝绸之路的繁盛……这便是考古学家的日常:以点滴碎片拼凑历史全貌,以细微努力推动文明溯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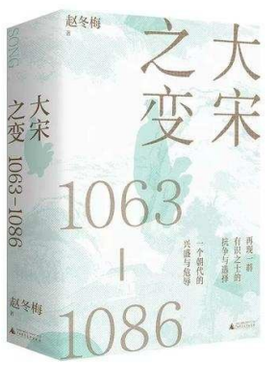
唯有站在这些真实、可信、鲜活的证据面前,我们才能真正抵达那个"文明交汇的楼兰"。需要说明的是,书中的"楼兰"并非仅仅指向那个蕞尔小国——事实上,广义上的楼兰早已成为一个被极大泛化的概念,囊括了从青铜时代直到公元5世纪在这一地区存续过的多支人群与多元文化。由此,楼兰得以成为讲述西域史的一个有效基点。陈晓露的书写并未止于楼兰沉寂黄沙的结局,而是指向了文化交流的命题——一个地处荒漠、资源匮乏的边陲小国,如何在大国的夹缝与文明的交汇处,坚守自身文脉、兼容多元文化,活出自己的韧性?楼兰拥抱世界的姿态,对当下仍有启示。

罗布泊的风沙,悠悠吹了四千年。楼兰未必"失落"——当我们真正抵达它,你会发现,这座传奇而浪漫的城邦,始终牵动并滋养着我们。

当你触碰到封面粗粝的雪岩纸,西域的风沙便已从指间缓缓扬起。四千年前,同样的风沙曾带走胡杨木上的盐粒,继而吹拂过汉的丝绸、唐的帛书,直到今日——绵延不绝的文明记忆,依然在其中低语。那么,就请借由阅读,拨开风沙,完成一场精神的、文明的、真实的抵达。

看司马光的理想与困局

——读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有感



■张蓓

在算法推送填满碎片时间的今天,还有多少人愿意花时间去读一段900多年前的往事?历史似乎正沦为少数人的冷门爱好。然而有趣的是,谈论宋朝的书籍近年来反而多了起来。从通俗讲史到专题研究,宋史的热度悄然攀升。人们津津乐道于宋代的经济繁荣、文化昌明与制度成熟,仿佛那是一个值得反复回望的黄金时代。

赵冬梅教授的《大宋之变,1063—1086》,跨越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以王安石变法为具体背景,以司马光的从政履历为主要线索,时时以当下的视角观照过去,思考宋朝的未来走向。身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学者,赵冬梅关注的并非宋代的极盛时刻,而是它由盛转衰的那24年。

24年,这个时间跨度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史学判断。赵冬梅写司马光,并非为他做翻案文章,而是将他作为一个观测北宋体制变迁的"探头"。司马光每一次进退、每一次沉默、每一次无力,折射出的都是制度缝隙与政治风向的位移。通过追踪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结构中如何进退失据,作者得以将"由盛转衰"这一宏大命题,落到具体生命的肌理之中。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她为什么在后记里写下那样一句话。赵冬梅说:"我欠司马光一个传,现在我问心无愧地写完了。"从2011年起着手准备,到提笔写下这句交代,中间横亘了将近10年的光阴。一个人用10年做完一件事,然后坦坦荡荡地交卷——这种踏实感,在今天已经越来越稀有了。

而司马光等一份属于他的"踏实",等了整整15年。

那是熙宁变法最激烈的年头。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朝堂上吵成一锅粥。最终,司马光见势无可为,索性辞了官,去了洛阳。一个做到参知政事的人,突然变成洛阳城里一个无职无权的闲人,到底是什么心情?赵冬梅没有过多渲染他的内心,但却写了他接下来做的事。他在洛阳城外找了一块地方开始修史。这一坐,就是15年。

司马光用这15年,一字一句地写出了那部后来历代帝王必读的《资治通鉴》。赵冬梅的笔触是克制的,书里写到这段清寂的日子,写到堆积如山的史料,写到那些被司马光放进历史评点里的话,则为我们拼出了一个沉默的轮廓:这个人不是在消磨时间,他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守住自己相信的东西。

读完整本书再回味,会发现作者在这里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构安排。全书最耐人寻味的处理,是司马光退居洛阳的那15年。这段漫长的沉默期被作者放置在全书叙事的中轴线上——此前是朝堂上激烈的观念交锋,此后是暮年还朝的无力挣扎。15年成了一道分水岭:一个人在政治退场后用另一种方式完成自己,这个判断,正是靠着这段叙事时间的重量才得以成立。

这种结构上的用心,让后半本书读起来滋味格外不同。而真正令人放不下的,还不是这15年,而是司马光生命最后的时光。

1085年,宋神宗驾崩。年幼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火速召司马光还朝。这一年他已经67岁,浑身是病,牙齿都快掉光了。洛阳百姓听说他要走,涌到街上送行。"司马相公"的呼声里,堆满了天下的期待。

司马光也确实拼了命。他知道时间不多了。作者写到这里,笔调明显沉重起来。司马光面对的早已不是17年前的朝堂——那17年里,变法已经换了一整套体系,也换了一种政治空气。那些在新法年代成长起来的官员,唯独不习惯独立思考。

更让人喘不过气的,是连司马光身边的人都开始分裂。旧党阵营里有人嫌他步子太慢,有人怨他手段太软,台谏官们把矛头对准了他最信任的同僚。党争的阴影像被压了17年的弹簧,一旦松手,反弹得比谁都快。一个快要70岁的老人,拼尽最后一口气想把这个时代往回拽一点。但那套制度和那套惯性太强大了,他拽不动。最终,司马光病逝于任上,赵冬梅用"含恨而终"四个字,道尽了他晚年的悲凉与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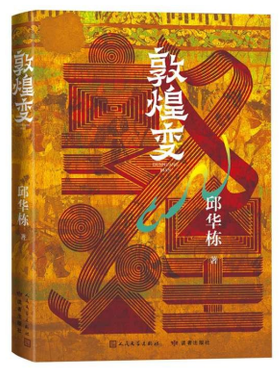
《大宋之变,1063—1086》是以司马光为核心的宋朝书写。作者是带着"情"在写,但她没有用"情"去篡改事实。书里描述了司马光的局限,比如他在废除新法时的某些一刀切做法,赵冬梅并没有回避,她只是拒绝将这些问题视为司马光个人的道德缺陷或能力缺失,而是将它们放回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看一个理想主义者如何在结构的挤压下进退失据。

在史学界对王安石的研究蔚为大观、司马光却被贴上各种标签、逐渐"被压扁"的当下,赵冬梅的写作无疑是一种必要的校准。她跳出标签化的认知,用细节还原了一个真实、立体的司马光,让我们看到他的坚守与无奈、理想与局限。

这倒也回应了那个问题:今天为什么还要读宋朝?或许不是因为它曾经多繁荣,而是因为这段历史里,藏着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漫长退场中留下的痕迹。虽未能扭转时代的走向,却用15年光阴与一部《资治通鉴》,证明了一个人可以不被局面定义,能用自己的方式完成自我。

赵冬梅在书中敬司马光"力排众议、让利于民",惜他"迟暮之时,无力回天,理想旁落"。这份跨越千年的敬意与惋惜,沉甸甸地落在每一位读者心中。而她用10年光阴完成这部著作,那句"我问心无愧地写完了",既是对司马光的交代,也是对自己、对历史最真诚的致敬。

《敦煌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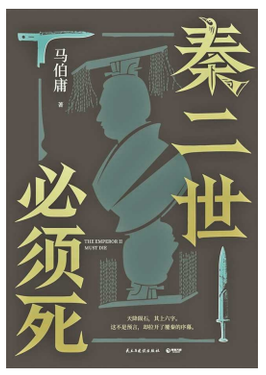


作者:邱华栋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读者出版社

很多人去过敦煌,但很少有人像他一样,30年间十赴敦煌。作为中国好书奖得主、著名作家邱华栋,他不仅是敦煌的访客,更是敦煌的"知音"。

2026年4月,他将这30年的行走与阅读,化作一部充满想象力与历史感的长篇力作。小说讲述了莫高窟10个洞窟的故事,借画匠、商人、戍卒等人物命运沉浮,书写敦煌千年岁月的沧桑变迁,呈现了敦煌文化的精神内核与永恒魅力。

《秦二世必须死》



作者:马伯庸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博集天卷

本书是马伯庸2026年全新长篇历史传奇小说。天降陨石,其上6字——秦二世必须死。这不是预言,却拉开了覆秦的序幕。韩、赵、魏、楚、燕、齐、秦,来自这7国的7个人,怀着7种心思,陷入同一个大漩涡中。有人为野心,有人为复仇,有人为道义,有人只为活下去……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秦二世必须死。

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
电子书 有声书 扫码即可 阅读、收听

据《重庆日报》

城市管理服务热线:12319 邮政投递电话:48612196 法律顾问:重庆钜沃律师事务所 印刷:重庆华数印务有限公司 审读:一二版金方霞 三四版龚小芹 校对:一二版吴越 三四版周铉